

建功新时代·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

成长：我们是主人公，也是见证者

2015年的夏天，《士兵突击》和《我是特种兵》掀起的特种兵题材电视剧热播现象，至今仍在各大卫视的暑期档持续。

从军校毕业两年后，我第一次回到母校国防科技大学，以一名特种兵的身份，和几个留校读研的同学聚在一起——包括蒋健。

2021年10月，我和蒋健再次面对面。此时，我们的关系从同窗变成了“供需双方”——他从广西不远千里来到南疆，代表特战学院调研人才培养需求；我

作为基层用人单位代表，反馈学院教学成效。

“几年前，你还没这么健谈……”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部队。”

事实上，了解部队的过程，就是参与部队建设的过程。这些年，我一直在基层部队磨砺，他则在改革中从部队转隶到院校。与5年前相比，我们的许多想法更加成熟。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塑造，也是我们时代的回应。

时光荏苒，当年意气风发在同一间宿舍里谈论理想的我们，眨眼毕业已近10年。已逾而立之年的我们，毫无疑问是“强军一代”中的一员。我们虽然岗位不同、岗位不同，但在伟大时代的潮流中茁壮成长。

有位同学正在指挥救灾的调度中心为他家乡解难。

更多的相似性，发生在相距遥远的演兵场：在铁流滚滚的大漠沙场，在踏浪踏浪的深海大洋，在鹏飞万里的苍穹之上……

2021年5月，我休假到江西南昌参加大学同学万礼赞的婚礼，在婚礼现场见到了几位不同军种、兵种的同学。

一桌人热烈地表达着各自对遇见新时代、融入新时代、参与新时代的见解和渴望。

时间并非丈量青春的唯一刻度，但一代人的成长，是时代最好的馈赠。成长与梦想，刻在我们精彩纷呈的军旅经历中，也让我们这代人在不知不觉中成

为强军兴军的新生力量。

“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时不我待，在这场拥抱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争先赛中，我们是主人公，也是见证者。一个个“我”讲述的成长故事，也是一群人的故事、一个时代的故事。

从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到南疆高原特种兵——

我的成长，我的远方

■汤文元



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亲历者说

所有精彩的故事，都在寻找属于它的关键词。创造故事的人们，则赋予这些关键词以独特的印记。

属于我的故事算不上精彩，但我仍然想用勇敢、希望、情怀来定义它们。我的成长故事里，起承转合处，固然有性格的韧性，但更多是精神的支撑与梦想的指引。

一个人

在互相塑造中变得勇敢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特种兵，直到那个瞬间把它变为现实。2013年7月5日，曾无数次并肩的同学们，最后一次站在一起，等待毕业分配的命令。

“汤文元！”当我的名字被呼点，我没有任何犹豫地高声答“到”。紧接着，一道崭新的命运大门的开启——“新疆军区某特种作战团！”

像子弹一样，这几个字钻进我的脑袋。那一瞬间，一股热血从胸腔直冲头顶。

余光中，我看到了那些和我一样惊诧的眼神。特战，多么“拉风”的兵种；新疆，多么完美地契合了我们写下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边疆去。”然而，我只是一名技术类学员，身体素质并不出众，指挥技能并不见长……

心理建设的匮乏，体现在言语上的故作自信。一位同学打招呼时换了口吻：“牛啊，特种兵！”我听了调侃，立刻回击：“没错，就是牛！”

离校前我与送别的同学相拥告别，突然像出征沙场，猛地回头说了声：“兄弟们，等我回来做报告啊。”说完，我骄傲地走出校门。

最初的新鲜和激情远不足以对抗残酷和胆怯。迈入特种部队营门不到两天，退堂鼓便敲响了。酷热中，我在满是碎石的戈壁滩上踉跄地跑完人生第一个武装越野5公里；练“倒功”时，我笨拙地把自己摔在沙地里；捕俘拳起手式的一个马步，定格了足足半个小时，我累得汗流浹背，头晕目眩……

教练班长做示范，仅凭一根麻绳迅速爬上10米高的楼墙，再翻身拉着绳子一跃而下。那一刻，我心想：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

仿佛有一双大手，不由分说地推着我往前跑。通过选拔，我进入新兵连担任新兵班长。我带的9个新兵中，有大山里走出来的，也有家境优渥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董世雄——这位能把木柄手榴弹投出60多米的彪形大汉，竟然怕老鼠、怕蟑螂，甚至怕黑。

因为接受能力偏弱，新训没多久董世雄便开始用小伤病做借口“压床板”。做好这位新兵的工作，是同为“新兵”的我。

“其实，班长和你一样，一开始什么都不懂。”我想，坦诚相待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秘密：除了队列基础，每展开一门新的训练科目，我都会先偷偷熟悉教材，然后找他其他班长突击学习。我告诉他，这么做不是出于自尊，恰恰是希望维护他们的尊严——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班长什么也不会，教出来的徒弟都是“歪瓜裂枣”。

“你看，咱俩情况是一样的，要不要和班长一起慢慢学？”董世雄的心态似乎有了变化。后来，在其他新兵的帮助下，他渐渐回归训练场。

出人意料的，结业时，一个“新兵”带着一群新兵获得了新兵连唯一一个“先进班”。那张获奖照片，我一直留在身边。



新疆军区某旅官兵训练剪影。在时代的推动下，一群群青年官兵奋力奔跑，勇敢追逐梦想。汤文元、田建忠摄

成长横切面

向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进

■汤文元

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各式糖果，还有一张便笺：“知道你在高原很苦，多吃点糖日子会变得比较甜。”

拆开包裹，看到寄件人，果然是她。她叫程晋，去年9月刚刚退伍。我们因共同举办文艺晚会成了好友。程晋入伍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很喜欢部队的生活和挑战，但继续服役将无法保留学籍，因为拗不过家人的强烈要求，最终在煎熬中选择了退伍返校。就在她离开后的一个月，单位的

女子无人机排正式成立。她经常感慨内心企盼与现实选择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改革强军的列车隆隆向前，自己却在半途下了车。我对她这句话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自己也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毕业多年后，我终于意识到：对无人机作战领域的探索实践，强化了基层部队对无人机专业岗位的需求，这也是我当年被分配到特种部队的原因。

此后的日子里，有人选择坚持，也有人选择转换人生赛道。我从一位领导的建议，转行做起了政治工作。这几年，在改革强军时代伟力的助推下，多款新型无人机迅速配发到基层，无人作战领域战斗力建设如雨后春笋迅速拔节生长。我为坚持在这条战线的战友感到骄傲和欣喜，同时多多少少也会有些遗憾。

除此之外，军旅生活难免还有很多小遗憾：没能找到工作与恋爱之间的平衡，很少有时间听父母唠叨，因为执行任务学了两年半还没通过的驾照考试，与心心念念的朋友很难再见一面……

在充满遗憾的平行时空，我们在追逐梦想中寻找人生感觉，在调整焦距中不断审视自我价值，在跌跌撞撞中学会辨明方向。重要的是，所有的过往教会我们看清前路珍惜当下，鼓舞我们向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进。

这两年，我曾有机会到更大的平台发展，但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支部队倾注期望和心血，我告诉自己：或许更精彩演出，应该留在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个舞台。

2017年转隶来到这支部队时，我从南疆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仅仅3年后，营区又从家乡搬回南疆。和我情况相似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可离开营区那一刻，我分明看到的是一种决心和憧憬。

后来，更多年轻人从四面八方会师于此，为沉寂已久的空气重新注入活力。时光改写了不少人的军旅坐标，抹去了许多人的风光年少，却带不走营区照壁前那面鲜红旗帜，带不走属于奋斗者的荣耀。

倘若脱离了时代的注脚，我们不可能真正诠释梦想。当你始终在同一条赛道重复着踟躇和迷茫，你总会遐想那些错过的风景，由此心生换一条赛道的渴望。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在这条赛道上奋斗的每一个人不再是一颗颗垫脚石，时代的伟力助推你看到了通往使命和胜利的光彩，那是“小人物”渴望参与创造大时代的梦想。

当年与我一同分配到南疆的一位同学，因为所在的单位改革转型，选择退出现役，考取了北大研究生，如今在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人生各有追求。我不敢奢谈“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更不敢轻言已懂得“越艰苦越能磨砺人”的真正含义。但至少我可以骄傲地说：当个人成长的轨迹与变革的时代轨迹重合在一起，我很幸运地一直在做那个“把坚持作为人生核心竞争力”的自己。

高原驻地在一个赛马场。雪后初霁，我独自登上看台。赛道内早已没有赛马的身影，一阵寒风吹过，空气中似乎依稀残存着呼啸奔腾的马蹄声。走下看台，我转过身，视线随着自己踩过的痕迹拾级而上。阳光刺入眼帘，耀眼而美好。

不久前，我们部队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中第十二师分校开展了一次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官兵赠予师生高原“戍边石”，并以书信寄托情感。

当人们被某种看似偶然的因子串联时，世界似乎变得很小。

组织活动时我才知道，学校德育处主任郭玉芹竟是我高中同学的母亲。一次，她在微信中问我：“你觉得新时代

边。它时刻提醒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互相塑造中变得勇敢。

新兵下连后，董世雄被分到了最好的特战连队。他们随连队执行任务，钻进山里，住在训练基地，整整一年没见过城市烟火。再见董世雄时，他已成了跳伞骨干。听他说跑坏了3双作战靴，手心的茧蜕了好几遍。

看出我的惊讶，他笑着说：“班长，你也可以的，要不要和我一起慢慢学？”我推了他一把，会心一笑：“你小子，可以当班长了。”

带着不能输给他们的想法，不久后我主动申请加入伞降集训队。

“退缩就是孬兵，昂起头就是好兵。”嘈杂的机舱里，教员用扩音喇叭高喊着战斗口号，大家唱起战歌向彼此竖起拇指，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当踏进机舱，被那种冲破一切险阻的情绪包裹，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来不及害怕。

多年后，回想起纵身跃出机舱的那个瞬间，我才明白，我的故事真正开始了。

一群人

在沉淀中守候希望

生长在新时代的军营，自然要在强军大潮里“冲浪”。

2013年年底，我所在的团扩编为旅。大家很快意识到，护的不仅仅是力量编

成，还有使命任务。那两年，“实战化”不仅成为出现在各大报端、网络的热词，还是座座军营转变训练方式的鲜活“导语”。

2014年夏天，我随无人机分队进驻某训练基地，参与积累某型无人机实战条件下飞行数据。尽管那是一款相较于今天足以被称为“老爷机”的落后机型，但对于刚刚从学校步入岗位的我来说，能参与这样一件大事，就像在荒漠中找到了水源一样兴奋。

正因为了解自己手中的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和战友们深知，“把手中的装备练到极致”是缩小代差的唯一方式。

夏日酷暑的戈壁滩，我们揣几个馕，肩上挎着水壶，天不亮就出发，回来已是星夜。飞机每次平稳落地，我和战友们总会欣喜地为它贴一枚象征荣誉的红色五角星。那个夏天结束后，一架无人机机身上贴满了100多个五角星。

为了适应战场环境，野外驻训变得越来越严格。每一片戈壁滩、每一个陌生地域，都留下了我们深刻的记忆。在那些地方，我们受过伤，流过血，挥洒下了无数汗水，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挫折和成长。

2015年夏天，部队跨区域参加高原联合作战演习。高原缺氧环境下，我们睡觉头疼，走路气喘，简单的工作都变得十分困难。

当我们展开联合演训的时候，祖国心脏天安门广场迎来了一场盛大阅兵。看着电视直播画面，我满是羡慕地对身边的战友岳阳说：“咱们啥时候也能接受

检阅呀？”他的回答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咱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检阅，只是检阅的成果需要时间的沉淀而已。”

那时候我还不懂“沉淀”的意义，只是在他眼中看到了希望。

两年之后，我随无人机分队转隶到另一支刚组建的新型作战旅。作为改革强军诞生的“新生儿”，这支部队的建设发展很难找到参照系，许多探索注定只能依靠官兵自己。

在这个崭新的战斗力建设领域中，我们仿佛在“无人区”跋涉。岳阳是率先扛起重任使命的人之一——他以一名技术军官的身份担当无人机侦察营营长。尽管那时候，他们连一架飞机、一本教材都没有。

漫长的蛰伏，非但没有磨灭岳阳的意志，反而给了他和战友们更多的支撑和动力。

从特战旅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董世雄。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失落地告诉我，老班长朱士统离开了军营。

拥有上千次实战经历的朱士统，是特战旅跳伞专业的第一批拓荒者。特战旅刚成立时，他从空军单位选调过来负责教授全旅官兵跳伞技能。然而因为学历问题，朱士统没能晋升为高级士官。

一种情怀

唱着自己的歌走向远方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脚下的土地是黄的，心里流淌的热血是鲜红的。”这是身边战友在给学生的信中写下的一句话。

不久后，我们部队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中第十二师分校开展了一次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官兵赠予师生高原“戍边石”，并以书信寄托情感。

当人们被某种看似偶然的因子串联时，世界似乎变得很小。